



東谷集
坤

~ 16
2354
2



2354
2-2



東谷集卷四



東谷 金在義 著

表

擬周羣臣賀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烈承哉武謨顯哉文方仰基命之德人成於親物形
於帝聿覩克配之休於禮則然與德而合欽惟我后
無疆大曆有道曾孫二客觀成西雖際振鷺之詠萬
物咸覩南國呈白雉之祥念文考於昭彼天宜上帝
配祀之典靈臺著魚躍之化固仰日月昭臨清廟走
駿奔之相既切雨露悽愴慕夏后宗有德之制非無

左爲昭右爲穆之章追殷契祀大禘之儀宜推郊焉
格廟焉享之義猗聖孝永懷於禮祀而盛儀肇舉於
明堂黃流象緝熙之容藹精誠於格考青陽闢弘敞
之制庶陟降於顧予同寢宮惠宗公之謨旣著至矣
而盡矣舉圜邱禘稷祖之禮寧欠親之而配之肆於
享將我之辰爰有追配帝之美在上在右追羹墻之
感懷無臭無聲歆黍稷之芬苾蓋先王配命之制旣
闡至德之潛孚故一體同祀之儀爰備永世之崇奉
竊幸有楚之豆咸仰對越于天玄宇杳聲氣之求于
何考德白雲奏皦繹之曲於乎不忘宗祊仰穆不已

之音天其命也右个掃禋肇祀之壇文在茲乎曷不
休哉猶歟盛矣伏念臣等俱以庸魯幸際躡虞斷斷
無佗縱乏贊襄之思欣欣有喜庶殫慶抃之忱

虞羣臣賀闢四門允釐百工罔庶類於化域

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方仰宰百揆之化自西自東自
南自北聿覩開四門之猷是翼是馮俟堂俟著欽惟
我后茅宮洪緒薰殿至治言念聖朝野無遺之休必
在昭代門闢四之舉三載乃言可績第當于賓穆穆
之治多士玉國克生咸仰有伉將將之度肆昔帝堯
之顓浚克著開衢室之規亦粵包犧之用賓爰有觀

國光之路迨茲詢岳牧之日佇期來賢俊之譽際一堂之都俞慮有嘉言攸伏處九重之深邃克軫聖聽開張仰庸熙帝載之心方勅欽臣隣之化顧延攬衆論之舉詎無納約牖之規果於御宇之一初聿見宮門之四闢輪焉也奐焉也正諭睿心洞開名在茲念在茲悅如禮羅廣設蓋我后達聰之意恒念斯士之譽髦故今辰闢戶之休益闡一家之氣象是所謂廣賢之路孰不曰懸法于門戶闡乾坤之圖此誠上衣下裳之美士生大有之世咸頌陰紐陽樞之猷苟非旁招之聖謨克念渠宇之設則何遺佚之俊又以致

踵門而來是日龍樓如雲燕賀

本稿句多漏脫覽者更詳焉

衛羣臣賀詩人詠淇園竹以羨學問自修之進

益

投我桃儀不愆止不僭方頌位守官師之典詠彼竹生而美長而盛聿覩修學進益之功言物起辭知新溫故恭惟德臨桑土化華葑菲枕箴必陳式闡誓御傲君之制豆籩有楚肆仰初筵序賓之謨言念荃衷自修益之工必致竹心貞其節之美九旬之齡猶以誠人之禮也有筠一日之間不可無樹之庭而為實虛受者思應用本固者思善建顧茂德先成於心曾

焉角治者既切鋸玉攻者既琢椎伊柯則誰能其形
容也第惟瞻彼淇竹之盛實爲有異凡卉之休凜然
有霜雪操所謂墨胎氏百世風立懦伐而爲簫管律
克諧夔足矣九成韻來儀送生脫綳之嬰兒嗟茲綠
簣猗猗之質清許樹德之君子詎無潔圭卬卬之稱
果於淇園竹竿之咏歌爰見恁地種學之進就不移
而確守瑟兮僭赫兮咥有熙于光明洞然虛癯然立
順一德縉柔木龍遊粉籜之叢洽百禮樂有林鳳啣
琅玕之茁此所謂賦而興又比也孰不曰學而修焉
益之笑有瑳珮有儼幾歎泉源女行籊籊之鈞式相

好無相猶非但斯干兄弟秩秩之苞苟非我后偃草
之風克軫明德修之念則何詩人正葩之詠乃有棗
竹如之譽

漢羣臣賀期門羽林之士皆通章句

崇儒術立辟雍之規方頌修文之治應天宿設武官
之衛幸覩通經之休文物燦然教術備矣欽維洽學
文武緒纘高光列耿賈升八將之圖克軫中興之烈
尊李桓三五夏之禮庶做上古之隆顧自念期門宿
衛之徒實不曉止戈爲武之字縱際四海一統之軌
嗟爾絳灌輩無文悉括六郡良家之兒舉是荆楚間

名武安可馬上治曾經八年轉戰之勞開以龍首渠
尚稽五經同異之論迨當聖后先訪儒之日佇期凡
民皆入學之教縉紳冠帶聳橋門聽蓋以億萬計異
等秀材補博士職有自十八齡庠宮立馬樊之號亦
致匈奴子遣八璧沼戲鳧藻之悅詎無士卒伍講投
果於皮弁立師之辰獲觀羽林闢蒙之羨鹵簿之士
各授一藝如鳥習飛韎韋之身共論數行似蛾時述
文章著白虎觀乃茲執經而問難走卒知司馬升爰
見有教而無類夫何患有懷投筆此所謂勿事行枚
始也目昧一丁不憚草行露宿之勞今焉躬御重甲

式闡夏誦春絃之謨苟非魯僖思樂泮之休以致虎
臣之矯則何晉穀敦說詩之道克著蒐廬之行鶯遷
之辰燕賀曷已

周羣臣賀踐阼之日受丹書於尚父訪洪範於

箕子

今日于休式克至膺蒼籙於鴻圖古人之德曰其稽
受丹書與龜範新服厥命不遠其監欽維克揚武烈
丕承文謨嘉王孫抱器之誠克軫尚賢而崇德闡辟
雖鼓鍾之化爭仰興學而修文念王政實在於厥初
積賢謨必咨於先覺肆虞皇以道相授時則致臯陶

之昌言亦殷嗣厥德惟新粵若有伊摯之嘉訓方我
后軫幽治之範猗兩賢抱傳道之書萬幾之監法斯
存莫如敬勝怠而義勝欲千聖之猷訓是式可期睿
作聖而聰作謀以耆齡多聞之咨曰有古先民訓胥
若心法相傳之道蓋亦惟聖人爲能追當庶務鼎新
之期尤急斯道臨問之舉休運屬履端之始固仰命
吉命哲不敢知碩德應師道之尊寧待嘉謨嘉猷則
入告願夫子明以教我克軫壽考無遺惟大人爲能
格君庶見古訓有獲果以首訪之聖念爰有書範之
親聞記萬世建極之謨範而不過懋一德疾敬之要

書豈易言蓋其一初政加勉之規深軫聖而益聖故
茲二編書親受之美莫非尊其所尊是所謂罔不在
初斯可見就正有道收牧野揚鷹之烈政急殷監于
而夏監于息洛水出龜之休可知堯傳是而禹傳是
追元聖罔逸之訓既知學問之道無他邁召保克敬
之箴尤仰帝王之治有本

周羣臣賀造舟爲梁

男女以正婚姻有時方頌翹薪刈楚京室之婦徽音
能繼聿觀造舟爲梁舟之以何光其不顯欽惟我后
膺八百運有二三分靈囿贊麀鹿之休其性各逐旱

麓著奮魚之化多士以學念初載將婚之期而造舟
必有其制母儀蓋其爲道既見摯仲來嬪之譽聖德
不令而從克致涇徒維楫之舉肆昔虞帝嬪于媯水
裝治以降亦粵夏王娶于塗山乘載卽往迨屆重宸
親迎于涓莫如浮橋通行之規河洲詠睚擊之居固
仰苻菜之采洽陽定天作之配合須舟車以資其鈞
輿伊緡之要政當御百兩之際諸娣從如雲之盛詎
緩維四船之圖果於來嫁周之辰獲觀造舟梁之慶
俛歸妹之袂式著肅雝之儀作比船之橋爰有爛盈
之美蓋聖衷造乎夫婦浚軫友瑟之歡故今日宜其

室家爰致并舟之禮絕勝義舟取諸渙義爭頌殷道
興以有藝始也生民之源幾歎寤寐之望今焉定祥
之喜尤幸利涉之功壺宮頌斯男以褒宜爾螽斯揖
揖宗族有化善之質于嗟麟角振振

唐堯羣臣賀平秩西成

光于四表民於變方仰恭面南之儀秋爲陰中物以
成聿觀平秩西之美陳常于夏乃亦有秋欽惟我后
躬膺寶圖首出庶物立功盼蠶紫洞致雨露之祥太
和陶勺蒼生被薰腴之澤竊惟重宸敬授之化允爲
萬物平成之功有庭莢十五日觀知式闡曆候之遲

了速了問朝野億兆民咸戴克致農功之作而息而肆少昊命玄鳥司分既著方位列之範亦神農用耜鞭達氣乃有耒耜耕之教迨和仲昧谷之居治佇秋月庶物之成就在七政橫管之玉固知時無易用明屬五行從革之金益軫實有積載穫測土圭推天步政仰既四宅之規在朔易平南訛詎無秩西成之舉果於序有秩之際聿見穀用成之期日往月來天道亦有所考春耕秋斂農時固不可違蓋我后欽若昊之圖恒思允釐之績故今辰同我稼之義式著均平之謨是所謂既戒平乎孰不曰能久成也始也位幽

乎震式切曆衆之轉環今焉光被于西爰致品物之咸囿苟非五十年平治常軫工其代之譽則何廿四候調勻爰致時敬授之效

秦羣臣賀尚猷詢茲黃髮

澤袍與同予偕行方仰勇於公之化旅力既愆我尚有聿睹詢于茲之休永有是譽斷無他技恭惟我后地據百二世傳十三治承富強伯圖雄虎視之烈位列俊乂良弼得牛後之才第當白乙潛師之辰而有黃髮引翼之訓小戎載龍盾之合幾多北門之超車中壽抱龜著之靈早驗南陵之敗績肆周朝有格者

造德深切乃告猷之圖亦殷后無侮老成人式著惟
求舊之道顧以我后誓告之念佇期今日咨詢之方
我心憂矣日月斯征方軫昨非而今是君子樂只邦
家之慶誰是德邵而年高仰羣言首敷誕之儀政當
撫翠鶉之墀土以百年者就見之禮那無誠黃耆之
壽肴果於追來者之餘聿有尚猷茲之美敷腎腸心
腹既軫受責之要作耳目股肱爰著咨度之舉蓋其
聖衷之昧昧恒思嘉謨則告之規故今良士之番番
乃有德音是茂之効是所謂有所試矣亦可見不啻
好之慎難任賢材之官可想莘摯咸有一德垂拱仰

表儀之績殆若君陳弼亮四朝始也三百乘出師每
歎射御之不歛今焉一介臣保我寶幸壽豈之無期

漢羣臣賀爲吏者長子孫

繼以清淨勤儉育庶民方仰臨御恭己之化計其政
令得失問守相聿覩爲吏長子之休旣富穀乎勿替
引也欽率下有德化民以躬納黽錯割地之言每息
掃平之策追高皇善將之度克恢駕馭之方念聖朝
賴循良爲治貴厥効訓子孫成式列犬牙郡縣之制
每切監尉變夏之歎剖虎符帶礪之盟惟幸苗裔永
及之績肆將門出將相門出相可見世祿之克承若

治子爲治弓子爲弓誰非聖化之所賜顧以我后安
養之念佇見長吏將久之期都鄙皆滿有富庶之風
固知七十年與休息上下相安無苟且之意益軫二
千石其惟良仰盛代餘貨朽錢之功政當聖神恒久
於道以世吏增秩賜金之寵詎無兒孫漸長之圖果
然久其職不遷聿有從以孫長大撫德心之克廣以
次用焉見頭角之崢嶸於是盛矣蓋聖后惟賢任職
克軫觀其政於長丞故今辰以官爲家爰有解方言
之童稚夫孰曰亦旣抱子斯可見幸際昌辰郡列銅
竹之信符非但倉庫姓氏之號家有金玉之昆季可

想喬木世臣之儀苟非楓宸厚生之聖衷有此廩粟
之紅腐則何棠陰弄兒之羨事已致金甲之綠生

漢羣臣賀捷爲郡水濱得古磬十六枚

秘書求遺書帙方仰卅五載鴻嘉之風今樂猶古樂
音聿睹十六枚捷爲之美立以辨者至於斯乎欽甲
觀呈祥丙枕圖理納班生捐屏之說讜言樂聞表朱
雲折檻之忠諸佞皆去念聖朝聞其樂知德貴厥効
依我磬和聲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固知在治忽之道
特編之石以輕爲羨必有錫貢錯之期肆昔虞廷命
夔典克諧式著鳴球之夏擊亦粵周家歌鹿鳴以饗

東谷集卷四
爰致間笙之同音顧我方嚮於詩書佇今日風化
以禮樂美祥之應莫不至深切洪範條目之占教化
所恃以爲治政須辟雍矇瞍之奏仰宣廟嚴鼓之節
斯有滴軒繼銅丸全禹貢滄海之歸詎無浮泗濱白石
果於今治道備矣聿有古清磬浮于作翕如繹如皦
如其所各得有編者大者歌者何處得來蓋聖后博
覽今古之衷深軫容儀之穆故此日不沉輕浮之物
爰著聲律之和是所謂又盡美哉斯可見不常有也
舍黃鍾大呂之響庶占無相奪倫異青州怪石之奇
固宜不召自至苟非飾笙鏞之聖德恒息天下安磐
之宗則何云鍾鼓之樂章克致水中見石之効

幽人賀八月其穫

于時之旅迺密政仰逝百泉之猷歲秋之漸先登聿
睹穫八月之羨以達秋氣先成歲功恭有功于民立
國也遠邨邑纘業不替播穀之功皇澗徹田尙軫酌
斲之響竊惟耕種先後之異必有穫斂早晚之期須
及時望杏瞻蒲克循農不違之序乃有秋服田力穡
政急物收成之圖述堯帝敬授人之時式著秩成作
之要纘稷祖穡有相之道每切穫負任之休迨當仲
秋迎寒氣之辰佇期今日穫早者之慶撫以犬嘗麻

東坡集卷之四
之化尚早同我稼之聖屬斯螽在宇之期尤切沒舊
穀之歎惟其庶物成就之効非無剥棗斷壺顧以農
時勿奪之譽寧久後種先熟果於勸種麥之際爰見
穫有實之規拊寒候之將臻不先不後斂田稚之無
害既好既堅蓋其代天工之謨恒軫以興嗣歲故今
穫是畝之舉乃致或無失時夫奚但紋繡存恒是所
謂銜艾奄觀歌程程於甬田并收蓄萑葦之際祝穰
穰於場圃庶占滿騏窶之儀

周羣臣賀衆維魚矣實維豐年

上者感下者滋方頌翼以燕命若賁之化牧人夢大

人占聿觀衆其魚實維豐之祥豈其食乎匪今斯也
顧念多魚遂咸若之性必致這象降豐穰之休洋洋
焉逝唯唯焉遊固知陰陽和而水及故岸嗶嗶然多
穰穰然茂庶見民物滋而金穰有年肆昔夏后暨鯀
之化克著修穀厚生亦粵殷王及禽之治爰有自天
降康迨我后作人奮魚之謨佇今日有秋鴻猶之造
猶歟潛溱沮之有非無物其旨物其時嗟我稼場圃
之同式軫實既方實既卑承饑饉離散之餘烈每歎
鴻鴈之巢于做卵育煦濡之洪功奚但牛羊之降或
第茲牧乎吉夢之獻是何魚矣人衆之多厥析義和

之郊可見維魴維鯉躍或渚乃徂遂人之隰豈曰匪
鱸匪鮪潛于淵子非也安知樂乎方隆於物之化物
借矣得其所共詎無迄康之祥果然卜師元龜之長
迺見實豐維魚之兆去其螟螣之害惟願開百室之
盈稱彼羔羊之樽爰有納十月之稼蓋我后聲通駮
之念恒思咸圉之規故今辰人其魚之徵式著豐年
之瑞是所謂同人于野孰不曰大有之年始也以雄
以雌以薪蒸幾切者六畜之願今焉從龜從筮從卿
士實仰綏萬邦之期苟非風澤孚及之衷克軫物育
之道則何麗留旨且之盛以致歲孰之功欽惟龍御

于天鳳鳴之治顯哉謨承哉烈一德體乾彌爾牲優
爾休四靈爲畜念臣俱以鴛質幸際鴻圖各遂其動
植飛潛縱之茂對天序疇若予草木鳥獸庶效贊襄

皇猷

欽惟下二句
疑脫誤在下

唐民人等謝命羲和敬授人時

自我民視聽方沐變黎之化咨汝羲分命仍降授時
之音上觀于天下達於庶伏念服田力穡穀腹絲身
缺一句第當聖后茂對時之治只恃昭代不違農之眷
庭有草而生一葉落一葉縱驗旬朔之平分省惟歲
而肅曰時又曰時孰能寒燠之參互黃軒之鴻曆已

遠嗟莫徵星辰之躔蒼史之鳥篆尙留必有窮天地之變竊惟蒙愚之厯俗率多節候之愆期就如日望如雲徒仰粒我烝之化曲而作八而息敢謂人其代之工部屋湓金膏之恩式切偏爾德之意茅宮調玉燭之氣每有憂民時之歎不料咨暨和之辰遽承敬授人之命明朱鳥氏分至啓閉之候陰慘陽舒叶綠龜曆開闢前後之圖月來日往蓋我后申命之教式軫七十載治平故今辰寅賓之謨爰及三百旬均定奚但天功之惟亮寶感厥庶之用敷宅朔方宅南交始知寒暑之不忒秩西成秩東作庶幾耕穫之及期周一天之尺度斡旋固仰欽若之道齊七政之璇璣循環至承陰騭之休

周仲山甫謝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八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

念在釋在名在允在方頌撥亂修行之治出而入而外而內而遠紆總領經營之命任官其慎顧臣何能伏念幸逢明時欣覩聖化缺一句顧念微臣出入禁闈實由我后內外攘修粉米藻火絺繡以施蕙贊一字能補之績赤芾金鳥會同有繹實幸羣后復會之圖吉甫之以佐曲征縱軫萬方爲憲穆公之于理來極

東谷集卷四
詎期四方既平茲當其行式過之程難望玉躬是保
之舉實墉實壑實猷實籍謬膺戎喜咸之褒不侮不
畏不吐不茹曷任夙匪解之責有是物有是則縱息
式古訓力威儀惟汝賢惟汝諧豈圖以冢宰兼太保
不料懷靡及之質猥承備舉職之恩能格君心之非
簡惟在耳當蓋臣子之分官必備乎蓋重宸任惟賢
之衷每軫明命是若故今日式是辟之訓亦及旁燭
無疆上雖軫忠君者及民臣豈有由內而達外際羣
牧之信瑞既見徒仰與正始夏新追汝龍之功緒有
稽那期審出納惟允始也出外賦政之責固知藩四

國之要今焉居中通達之綸實感凝庶績之寵

商傳說謝喙以股肱惟人

腎腸敷其今予方頌咸仰朕德之治身體受之父母
特蒙比以成人之綸惟人曷乎以彼譬此伏念岡俾
專美亦讀何書身如植鱗自愧草野匹夫之跡精降
箕尾幸際亮闇不言之時顧蔑微才臣作股肱徒仰
聖朝視如心腹先見容貌最是神異只荷著在手之
謨倚爲耳目誓不可無實慚跣視足之訓玉宇進納
牖之要愧乏乃心啓聞烟巖起築版之踪徒賀精神
所格只緣重宸望益深之眷以致彼物有比諭之期

東谷集卷四
以納誨輔台特示作霖雨作金礪惟克邁訓乃敢期
惟麤業惟益梅以爲體以爲心縱軫同氣相應戒予
手戒予足曷任四肢成形何圖諭物之餘遽紆惟人
之旨遂予欲也汝翼汝明以資若是班乎惟股惟肱
有備蓋我后審厥象之舉濇軫爰立相之圖故今日
時乃風之音庸及亦類人之迹縱切積厥躬之願奈
愧取以貌之儀惟口起羞興戎只仰茲克明之訓若
臂捍頭覆腹蕤效下纒上之規始也求以形之規特
推言其代之意今焉取諸人之喻獲叨喜哉良之恩

漢桓榮謝爲議郎使授太子經

捧奇果於舉笏之陛方切儒生拜賜之誠陪貳體於
序齒之宮遽荷議郎授經之寵議何敢也授所以乎
伏念贊四重歌列兩朝職雅吹管磬每至日暮更勤
諸生之討論輜車乘馬羅列庭前自愧稽古之効力
幸際聖朝爲求郎之日實乏宵筵贊執經之才惟簡
在帝心之圖縱仰均耀星宿之列鹵姿茂輔翼之績
自笑縻跡羊豕之間職同虞廷教胄之儀方軫臣隣
往諧之佐迹侔董園下帷之類曷任親策方正之稱
迨我后任官惟賢伊郎官尤難稱職每止輦采可用
縱效有謨猷八告之忱非其人必受殃敢曰與博聞

東谷集卷四
同處之術宗廟社稷出可以守竊仰其本之不忘冠帶縉紳問難於前敢望橫經之使授何圖郎署蒙恩之際遽紆經術師授之褒左右其人方求慎乃僚之弼前後皆正特俊習以道之譽蓋夏禹罔伏之衷每軫任勿貳之道故魯禽抗旒之舉亦及間函丈之規徒荷三署之殊榮愧無一字之可補人或謂不訾之跡克致晉錫蕃之期臣則知非常之恩特推師所尊之眷粉省受韜鈴之略嘉乃績焉虎門發棘鼓之微顧何能也自此升矣不已泰乎

虞民人等謝命棄播時百穀

服外蠻難任人方頌時惟食之政仍舊爵終其事特畀播厥穀之音惟君之恩顧臣何力伏念臣等姿非良佐運值洪休斷斷無他愧蕪才能之任欣欣有喜庶殫報効之忱念愚俗播百穀之要荷聖朝務大本之義歌風薰愠解之威縱仰阜吾財之休嗟日息鑿井之氓專昧授人時之候當百工撫辰之際尙感邁懷德之功逮四海戴已之餘惟切旣富穀之意迨重宸軫平水之治慮民事有阻飢之歎六府三事惟修只恃奏鮮奏艱之効九州四隩旣宅寧忽納結納總之期顧百姓罔咈之謨雖效懋遷化居之譽命九官

東谷集卷四
往諧之舉敢望教稼相地之恩何圖重民食之辰特
降時播穀之教省其耕斂之候若雨若暘稼我縣庶
之苗維秬維秠盖堯帝秩作之念每軫時於變之方
故義世斲揉之圖亦蒙利以教之盛猥荷政養民之
惠愧無則順帝之資始也降邱宅土之身徒仰鴻猶
之化今焉飽食煖衣之迹幸免毛茹之流至蒼之光
共霑實賴民與共之績升玄之德方盛遽荷農不違
之辭受恩如天圖報無地

虞百姓謝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協和萬邦於變雍方頌至蒼生之治敬敷二者不可

偏仍降命司徒之諭罔干予正克諧乃休伏念臣等
北拱丹心南訛黎首微忠尙餘於就日粗勉咸戴之
誠睿念方勤於歌風幾感解慍之澤竊念蚩俗昧五
品之教徒仰聖憲御衆人以寬自拘於物欲蔽氣質
偏奈此不識不知順帝則翕受其浚明宣亮采祇方
懋有典有則自我庸質矣飲食徧爾爲每切無恥之
患從而匡翼使自得佇期有教之方迨茲命官掌五
之休恐有教令苟一於敬學校用二物夏楚固知惟
欽刑之儀蒲宮達四方聰明只謂克慎典之舉從已
欲以罔拂縱仰悖允柔能用咸和露天性之自然敢

聖優游浸漬以漸入何圖敬其教之際遽荷寬以行之音威之休之無或失於急迫欽汝諧汝所能易於服從蓋我后子愛之恩克軫非衆罔與守之術故今日申命之訓至行相濟無不至之方愧自蔑媚于上之忱豈敢當協于中之美共惟邦黎獻縱未能自聽視自明威願爲聖人氓竊以勉有親義有信序允矣曰臯敬擾之德既見厥有常之譽殆若命夔寬溫之教實賴人以和之化恩深拜手感激銘心

虞伯禹請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上下草木鳥獸若政勤疇采亮之詢卿士庶人龜筮從宜軫枚卜吉之義乃命以位爰啓我占欽升上于闈臨下以簡咨十二咸績之牧克闡讓于德之治位九五乾元之龍實仰揚側陋之義第聖衷勿卜泰筮之吉而微功遽荷與位之音有能庸熙之載往哉汝寅畏協恭敢當九官之師錫無過授受之際傳以是丁寧告誡恐忝一精之益言天意難諶實慚克勤於終階人事已盡其奈不容於復辭迨茲功臣布列于朝允合卜人稽疑之用竹易分一陰一陽之變可驗獄訟謳歌之歸玉兆敘曰休曰咎之徵庶推顯臨神明之示山龍藻火之章穆穆思道縱是簡惟帝心臯

夔稷契之賢贊贊共襄允宜命于官占肆陳枚歷卜
之懇冀許筮習吉之從亶聰明作之師作之君自何
能穀乃休功在茲名在茲念終焉允臧三禮五典欽
惇叙之功易忽咨汝益龍之命九兆八卦著貞晦之
體莫如假爾泰龜之靈此奚但體无咎言實亦爲視
其可者顧臣身汨鴻之績敢望位大寶之圖念今日
灼龜之休必叶得元良之兆五十年黜陟之考克軫
摠朕師之猷三百文錯綜之文何患不是孚之慮

漢卜式請輸財縣官以助邊

銳意而圖治方仰惟揚武之休有財者必輸蓋察以

助邊之懇補不足也受焉饗之欽惟皇帝陛下中州
大人四葉天子振皇靈於朔漠大拓邊疆足武臣於
朝廷不借異代念財者此有用之道爲官契助不給
之方仰周官八成之規聽出入以要會念齊府九圜
之法計斂散設重輕當更錢造幣之辰尚稽筭計之
議以畜牧買田之業猶存芹曝之忱迨我后有意於
開邊顧此事尤急於贍用兵出於狼望之北每患奉
戰之資跡糜於羊豕之間愈切莫致之歎府庫之財
無恃固仰下而義上而仁縣官之用益空寧緩大以
車小以負肆將輸運之策聿陳愛助之誠倉粟相因

東谷集卷四
宜軫足食之舉縉屬不絕盍循固圉之猷苟不能負
道之圖克著財散民聚之計則何以移粟之節庸効
遠柔邇能之功奚但私忱之宜輸抑亦聖德之博施
民者爲天以食政急行幣之若流戰士死節於邊尤
宜委輸之如此兵甲之轉漕不滿豈宜欲官而然乎
司農之經用耗虛惟董賞士之故也臣所請也后其
念哉

漢董仲舒請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
邑

賢者能者升縣政勤得英才之圖諒以仁以漸民盡
察設學宮之制莫不有學所以教人顧念國邑教化
之務要在庠序學校之設在昔虞上庠命冑之辰肆
司徒敷五教庸五禮亦粵周都鄙辨數之日伊太宰
馭八統化八材春以樂冬以書奚但選士秀俊士造
家有塾侯有類所積遠者悅近者懷迨重宸軫策方
正之治合此事急關賢士之舉函席昧釋菜之禮幾
多倚不講之歎饗舍爲鞠草之墟嗟無修焉息之所
唯向來美祥之莫至蓋緣琴瑟不調顧今日多士之
思皇詎忽鼓篋以八是所謂治而教之抑可見所由
設也虎闈之遺制初定固宜昕朝之警徵菁莪之羨

材廣招盡息寒士之大庇以鄭館改緇之意倘軫設此待焉彼衛阿考槃之流庶見可以出矣

此首句多缺

夏臯陶請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百僚百工及時相趨政期衆事慎乃省乃五典五禮雖天所叙盡念自我惇共庸哉一理無間五者以正

二句缺

竊念聖王與天合德實係典禮在我有常建官

惟能惟賢煥然公侯伯男列爵生烝有物有則猗歟君臣父子秉彝浸漸入天性之真肆舜典敷布為教令動豫出地奮之義亦義禮殷薦以象聲顧今日其

代天工宜先務防範人事貴賤愛憎之僻慮有氣質之偏物欲之私政事教化之堦尤重勸懲之方感發之妙因民視聽好惡須念有土者敬之作朕耳目股肱益切惟時亮咨汝迨臣忱承載采之旨思聖治勅自我之謨服毳服鷩服弁絺顧惟君僂居地臣僂居位掌教掌刑掌禮樂尤合天有是事人有是官爵朝刑市與衆共之政當純無二之際敘典秩禮惟天使也詎忽弘敷五之圖肆將和衷之祈冀察厚常之理惟幾時勅天命宥思撫辰之治有物則得民彝盡循同寅之惇惟其有親有義有別有序茲乃出於本然

顧彼勿動勿視勿聽勿言所謂矯之得當誠可觀廣
天功也此非以明乃訓乎苟不能懋哉事之要克著
庶官無曠則何以敬而行之効庸致天事輔相追伯
夷作秩之忱當息虛明敬直贊帝堯則天之盛可見
輔翼勞來

漢董仲舒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
絕其道

策以賢良直言極諫方仰傑有立之休種其禮樂春
秋詩書盡降絕異道之命該行可斥龜鑑斯存欽惟
皇帝陛下如唐虞治承文景業幣尚玄璧好白禮亦

至乎鑑未塵水不波德何訾也顧惟六藝孔門之術
允爲萬世人主之監明道其不計正誼其不謀矧今
五尺之童羞稱見禮而知政聞樂而知德奚啻百世
之王莫違當後學之能修尚溯置丹書於懸瓊逮善
政之可理孰知調琴瑟於夏絃迨我方懋於向儒
宐此事尤急於闢異宜致用夏商之質政當漸仁摩
誼之期能言距楊墨之徒詎忽遏欲存理之道唯向
來師異教人異論蓋緣百家之殊方顧今日國設學
邑設庠寧緩一統之所制肆陳絕其道之請冀許知
所尊之規黃卷對聖人宜思種藝之美素誕多詭異

盍循斥攘之祈苟不能黜惑世之流克著塞源而拔本則何以掃其跡之要庸致背暗而向明竊附古人斥邪術之謨要贊重宸立表率之化斯和斯來斯綏斯立尚欲爲監於茲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寧忽甚者必變二者雜於方寸堪嗟指意之不同六經動向窓前尤宜考問以可得將大益也豈小補哉臣伏望察臣丹忱納臣白事特恢扶正之念亟降曰俞之音則主憂急良籌必致先務之畢舉而聖朝無遺策庶見至治之日隆臣謹當有懷必陳無避僭越引君當道誠敢忽於傾葵爲臣盡言方有愧於拔茅

周周公進無逸篇

治亂存亡顧其如何方仰敬作所之化動靜食息無不在是庸進勤居逸之圖書豈言哉治之本也欽惟休惟恒文子文孫缺一句竊惟國家興替之方實係人辟無逸其所肆舜帝勤鷄鳴之迹既仰志惟熙罔于淫亦湯后享馭降之祥克懋坐待朝不遑處惟聖衷軫恒久之要尚宜兢業是圖倘物累致隨遷之私只恐逸欲以縱肆當重宸履端之日慮有一於遊豫之歎閭里之詛畎畝之艱惟茲百王之觀監壽夭之由善惡之本實是千古之節符必入告有謨猷庶幾禔

補之萬一得其略因訓誥宜舉嗚呼之七夏茲將克
成之編敢進用訓之悃巨細畢舉可見燕閒之資精
察危微亦宥龜鑑之戒蓋重宸書庸識之要深軫百
代之燕謀故微臣進無逸之忱有契一時之魚水是
所謂明目盡也切自勉陳于前乎追箕範比無朋之
箴奚但猷爲汝念類伊訓咸有德之義抑亦終始惟
新于游于田于逸于觀茲乃民怨之虛實變置曰敬
曰仁曰誠曰德無非治道之心法相傳寓意也深拜
手而進

魯淮夷進元龜象齒

潔鷺振朝廷讌飲之盛方仰有駟駟乘飛鸚歸泮宮
禮義之休敢進元龜象齒畢獻方物女維是常恭維
我后允武允文載色載笑思馬才在垆野塞淵秉心
保鳧繹至海邦淑問獻誠念聖治及于蠻貊而厥貢
尚稽象龜貝冑朱纆公車千乘時則舒懲戎膺之化
玄衣素牙其類三百物是執燧鑽背之靈類蒼梧之
爲羣耕田既見世不常有追嘉林之重光寶籀素稱
若此其神斯爲重宸若獸鱉之祥宜効貢筐暨魚鱉
之制偕革羽包裹固知兩長牙車甲之供游卷耳葉
中可備三千歲君子之考宗邦有遺大寶之要固仰

東谷集卷四
協從筮之圖交趾施編金齡之規那無惟恭奉之理
肆將寶賄十朋之費敢進丹辰九重之階馴以石壁
鐵鉤尋香而至負出赤文朱字抵岸而來蓋聖后龜
蒙之治遂荒深軫莫敢不諾故今日象公之牧來息
庸効拜跪聽言縱或非惟正之供抑可見登進以取
際元聖懷來之日既仰驅犀豹放之同九江納錫之
包敢列染翟羽貢厥允邁旅國之貢犬實是隱頤之
詭形有異羽山之鳴鸞庶贊曰貢之異兆臣所進也
后其監哉伏念臣等本以鴛姿獲覩鴻造效皮服來
貢之意卽敘其功架熊繹險阻之壘莫敢不享

齊鮑叔牙薦進管仲

置射鉤而登用方仰稱伯業之休囑隰朋而載來敢
進如其仁之彥功可復許微仲而誰恭惟我后獨主
夏盟首獎周室按四境千里之地雖秦強莫敢肩焉
踵一匡九合之基以齊于猶反手也竊惟管夷吾爲
器實是伯者事可聞謨略素定於畎畝中固知用兵
如脫兔經緯夙抱於墳典上尙稽遇風之翼鴻類猗
下叩牛之徒非但有魚鱗之諭仰渭上釣璜之迹實
叶匪龍影之占迨當我后嗣立之初尤切賢才互薦
之惻待士以設燎政仰官任才惟其人取貌之魁梧

庸效誠得賢與共國初從公子而出外縱昧良禽之
擇棲早許知己之相先寧緩譽髦之汲引茲將揚人
善之意敢薦匡時才之倫任勿貳乎既知維國之禮
義器可稱也爰有補馘之文章蓋魏侯必式之衷每
軫歸賢士之績故虞岳師錫之舉敢效揚側陋之圖
臣方切念在名言君庶幾賢無野遺民必受其錫豈
使困跡於羊豕之間士足以上人特比肩於夔龍之
右登盟壇而執耳可見兵車不以之猷協友邦而同
心庶贊鈇鉞得專之獎大有益也后其念哉伏念臣
本以庸姿叨遇盛際朝夕納誨縱茂贊襄之譽左右

陳規庶殫薦進之志

虞伯禹辭使宅百揆

不自滿賢惟汝久忝平水土之功無稽言勿聽庸敢
辭使宅揆之任咨岳而命非臣所能伏念臣濫荷殊
知獲覩崇秩釐百工熙績縱切叔和之欽天奏庶食
艱鮮自愧伯益之居化頃當百揆時叙之際益歎微
臣罔克之忱只緣下民之昏墊深軫其有能裨乂之
圖濫叨司空之責任惟切予思日贊襄之訓惟素志
聞言而拜昌徒仰百僚師之績故微忱饋起而以勞
寧忽三事治之期不意乘四載之餘先擢揆庶政之

職奮有能熙帝載縱出於官任其賢欽惟時亮天功
何安於民瞻爾僻無若宅揆之爲大益切讓賢者之
圖宜體知道而後能恐貽不稱服之請肆將濫職之
懇冀收往諧之音夙夜在公縱感予嘉曰篤天工其
代豈宐厥職自居當聖后命官之辰徒仰曰都曰俞
之盛瞻羣僚相讓之職孰如一契一稷之賢不但涯
分之已逾抑亦官職之易廢在茲名在茲念只恐汝
咨欽之規有是事有是官那免民不依之責玄圭敘
平章之治每憂莫與爭之猷玉鉞調寅亮之功詎致
無替命之舉從此辭矣可復許乎臣伏望特加聖慈
俯察微懇亟收使居之命俾免負乘之譏顧微衷進
退之方豈但自盡惟聖朝任使之道亦得其宜臣謹
當爵可辭分身可當也

漢疏廣乞歸鄉里

居處出入道以習方頌教固行之休宦成名立足爲
榮冀循乞歸老之請不俟終日以盡餘年伏念臣學
乏專門識蕺坐井道路稱歎自甘里閭之浮沉父子
傳經濫被明庭之迪簡顧念仕宦知止之要獲叨儲
傳調護之譽仰恭敬愛士之儀徒勤黃綺之輔翼逮
循良選用之際未遑赤松之從遊孝悌博聞使居言

竊謂微姿之不稱歲暮滄江歸臥晚實恐好爵之自
縻迨聖朝養老臣之期而卽日有移病之舉祿至二
千石朱綬尤切知足而不危恩賜五十斤黃金妄擬
成功者自去貴人生之適志惟仰從弗拂之聖慈指
童年之所遊敢望携取歸於故里肆將乞骸之義敢
陳垂纊之前命不易哉倘蒙重瞳之俯察固所願也
庶得一朝而同歸人或傳越海之歸裝遠愧鷓夷之
自號世已晚周爽之告老敢擬鳳鳥之不聞宜推體
下之恩庶察首邱之戀蘭陵之桑榆嗟晚頽齡無多
日焉都門之帳供相迎餘榮何足顧也赫若然今日
之工倘盡歸田之圖顧自有舊時之廬何患恤後之
慮從此逝矣可復許乎臣伏望亟降兪音俾得遂志
願以優遊而卒歲使知進退而樂天身返水邱可保
爲安巢之樂跡逃讒謗寧有羝觸藩之憂

齊羣臣賀百姓聞鍾鼓管籥之音有喜色相告

曰吾王庶幾無疾病

噲徵角招相悅政仰賢者亦有樂之休奏鍾鼓音不
僭聿覩吾王庶無疾之告古樂由也今日愈乎恭惟
五百興王九一疆國念聖王有疾於好樂而厥效無
如與民同審聲知象德之華必貴諧條理於六律歸

仁若默走之壙苟爲畜香艾於三年肆昔虞帝舞韶
和神人幾切濟衆博施之慮亦粵羲皇作樂配祖考
爰著使過有喜之功顧以重宸鼓樂於斯佇見百姓
舉欣然喜繹也噉也翕也純也固知與少共衆之要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政須忠君愛上之義鍾于宮闈
外斯有同人于野之歡民其蘇後予詎無无妄勿藥
之効果於可知其樂之際聿致無違自疾之期擬簾
業於論克著各得其所備鞮磬乃奏何患不可以風
盖其旣和且平深軫說先民之道故今厥惟人戴無
此瘼乃身之憂是所謂與政相通孰不曰於病何憚

殆若魯聖肉味之忘可想又盡善之圖絕勝殷宗
眩之瘳尤仰永綏民之化苟非睿衷好甚之舉恒思
洋溢盈身之工則何黎庶赴愬之情頓絕憂苦疾首
之歎

虞羣臣賀闢四門有天下一家氣象

運七政而在璇璣方仰五采山龍之化闢四門而招
賢浚聿睹一家氣象之休重關洞開萬邦惟共窈惟
顛俊關門之治必貴得臣無家之効設將將有伉之
制寧使欲其入閉之遵蕩蕩無偏之途可見罔攸伏
允若邃八閩九級之限每切壅蔽聰明之憂別羣枉

衆正之行乃有開闢方便之道顧我後來羣賢之念
佇今日開四方之門洞濶并制左右之扉或慮莫由
戶而至弘做乾維幹旋之紐政須納自牖而來無小
無大邁從尚多俟我於庭著自西自東思服寧欠以
御于家邦果於門闢四之辰聿有家合一之象廣開
九閩之路价人維藩乃揚八荒之庭多士是幹蓋聖
念詢于四岳克勤廣延衆論故今辰達乎八窓爰致
明見萬里是所謂踵而至者孰不曰翰攸同乎撤中
闕外闢之樹屏實仰旁招俊乂暨四海九州之博大
庶占野無遺賢廣四目視聽之期益軫不出于戶做

一堂都俞之美奚啻浚明於家

唐堯羣臣賀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十五日觀知朔方頌丹雘之生庭億兆民咸戴功聿
睹黎民之變雍政由俗革顯若有孚念聖后匪民罔
辟欠厥功變化生成土處而病木處而顛每切視如
子之意水如益深火如益熱要在運而已之規惟其
鶉居穀飲之風尚有民質矣之歎以若夔左禹右之
盛或慮施病諸之圖顧重宸敦九族之方佇今日協
萬邦之道身而家而國而治益軫邇可遠之謨翼之
輔之勞之庶政須共惟臣之義克廣運帝德固仰光

四表之章大可見民情詎無至一變之要果於變從
宐之際爰睹雍有來之期民懷其西東既革面而以
順予欲育左右固舞手而不知蓋其視若圻甸之衷
恒思申命休之效故今率俾海隅之舉克致己日孚
之儀此所謂克一協于孰不曰可使雍也類天地覆
燾之象咸頌若鳥獸之譽撫雨雪霜露之教實幸變
虎豹之質山龍之繪彰施允仰蕩蕩乎名無能鷄狗
之聲相聞孰無皞皞也日遷善

漢羣臣賀龔遂躬率儉約勸民農桑

勉爾墾書賜成爵政仰勞者危者安之休持其農器

爲良民聿觀田功文功勸之化顧茲齊民侈靡之俗
尚稽漢吏農桑之治赤子弄兵於潢池之中政急鑄
鋤戟爲田器青草無恃於莊嶽之外猶欠取斧斨伐
遠枝肆鄒賢求芻牧民每憂五畝樹墻之道亦鄭僑
垂桃爲政爰致興頌治疇之功迨我后問爲治之方
佇太守躬率儉之舉亂絲亦猶治民幾切帶牛佩犢
何爲身單車獨行至府特思鳴鷄吠狗達于境表東
海具五俗方歎通魚鹽多賈之風緣南畝毆萬民那
無重蚕農務本之効果於乘傳蒞任之際聿有字牧
勸課之猷笑割鷄而用刀稅我夙駕見良繭與嘉麥

勤乃服田蓋其發倉賑民之圖克勤度口計功之政
故今持鉏棄兵之績乃著絲身穀腹之要夫奚但桑
耆閑閑亦可見穫之程程有萬億秭廩之積固宜維
豐魚夢之祥得四十五日之功足驗降觀龜卜之吉
苟非勉勵賜金之聖念常軫共我其惟良則何慰安
種榆之盛功克致令民皆有蓄

漢羣臣賀白雲出封中

玉振金聲建萬世之基方仰宮內產丹芝之化玳檢
銀繩署五色之土聿覩封中出白雲之休竊惟聖王
封禪之儀必有國家雲物之望繩金檢七十年代編錄

固宜縮脊茅之祥觸石遍九萬里長穹尤貴露彼管
之色肆虞帝燔柴望秩之禮式著工和歌之符亦軒
皇獲鼎推筴之要爰有官紀號之瑞顧以我后親封
之念佇期今日若有之光諸福之物無不畢臻既見
栢臺承甘露之異安期之屬庶幾可遇奚但竹宮拜
流星之休功既成道既貞固仰體太一於碧墀氣相
求類相應那無起膚寸之白雲果於皇皇會命之餘
聿有英英出封之美駐海上鑾駕既軫登泰之圖浮
太虛瑞光爰致長隨之効蓋聖后昭姓考瑞恒思建
中和之功故今日申命用休式著出山川之慶夫孰

曰無心而出斯可見不召而來倏靈祇肅然之風實
仰翔赤驥而下見老夫甚大之迹尤幸變蒼狗而牽
苟非告成合祛之聖衷常軫殷禮之配則何感通捷
應之妙化克致楚山之多

周羣臣賀千萬世無窮之福基本實在於此

翼貽燕謨豈不仕方仰命宥密肆其靖之女有士行
從以孫聿睹福無窮於斯盛矣似妣續祖雖舊維新
顧茲王室進不已之福實係續女篤生子之休肆昔
羲皇晉如象之柔和克著受茲介王母亦粵堯帝觀
于華之請祝爰致授其職多男蓋其作人奮魚之治

既無匹夫匹婦不獲之歎所以太史熊飀之占必有
維男維女乃生之祥迨聖化繹畢祭燕父兄而嘉告
釐女士錫祚胤宜爾螽斯羽揖揖誰非爲君爲王至
于千嗟兮麟之趾振振政須息齊思媚則斯百勿替
引予也又生賢淑媛使爲之如用其休申之詎無圖
大基實本於此果於祉介爾之日獲覩念言茲之期
日不足益且多繩來許迹歲無害臧而熾知所自風
蓋我后僕維何之休深軫鼓琴瑟之湛樂故後世德
作求之烈爰致縣瓜瓞之鞏基是所謂天祿咸宜孰
不曰王迹莫大聖母在上賢妃在內既見自求福不

回文謨丕顯武烈丕承實仰爾受命長矣宜家宜室
足驗不匱孝爾類錫之譽來下來崇式著繼序思厥
後克之績

周羣臣賀王國克生維周之楨

謨丕顯哉烈丕承哉政仰方夏撫之化國恃人立牆
恃榦立聿覩維周楨之謨得育英才固爲邦本竊惟
聖王作人之休必有賢者爲國之幹麟角之化自家
而國必待公侯之干城燕翼之謨維后哉丞實藉价
人之垣翰肆昔羲皇進賢之治式著披彙茅共征亦
粵殷后顯俊之功乃有築傅巖爰立屬茲皇多士克

生之日佇期墻築時必立之楨莪者菁菁在中阿幾
多有造有德之譽削屢馮馮作百堵莫若曰直曰橫
之材率由羣匹紀之綱旣仰陳錫本支之盛樂於植
材反以庇詎無周國榦楨之規果然待興之辰聿致
立丈之木瞻旱麓之榛楛材亦良焉詠朝陽之梧桐
木嘗美矣蓋我后不己之令聞深軫世匹休之圖故
今日之予之于垣克著民安堵之喻是所謂譽斯士
也孰不曰譬諸木乎始也无咎觀我生幾切顯厥猶
翼翼今焉攸同豐恒濯尤幸椽杙聲丁丁春風長榭
樸之花奚但薪櫛之所賴秋霜采蒹葭之茁可見藩

屏之爲資

周羣臣賀克登上壽少年多疾之力

奄四方保肆夏之德方仰爾戎克詰揚大烈之休讀
八篇知安殷之難聿睹少年多疾登上壽之慶令終
有俶惟恤無疆竊惟冲王不殄疾之效允爲大德必
得壽之期乃身痼瘵亦可見民情克紹西土之有艱
大俾爾耆艾胥與試鮪背尤貴南山之不騫崩肆昔
殷宗戒疾不瘳式著厥享國之義亦粵羲皇筮藥有
喜乃致各正命之功迨重宸誥多方之猷軫厥初益
其疾之慮賢者若負米而饑載泉而渴幾切多難巢

蓼之憂小民曰祈寒亦怨暑雨亦咨特思三年求艾
之効惟昔者不可風之疾非但赤狄之交侵以稚齒
必加護之方詎無黃髮之多受肆於庶無病之際聿
有克登壽之符以喜亂之徒因伺隙於新服乃引考
之德實有遘於髻齡蓋其瘵在疚之餘恒軫真源培
固之術故今篤成烈之績爰致令德壽豈之譽是所
謂疾病相扶孰不曰壽考不忘克開三十世鞏業幾
歎而今後免夫肇建千萬年永圖尤仰其使過无咎
多歷年所保乂足驗病何憚之要無伐性者敢萌實
幸壽維祺之化

東谷集卷四

東谷集卷五

東谷 金在義 著

義

德成而教尊

吁為君之惠既成為君之教亦尊何則舜帝之教胥
子曰直溫寬栗此其惠成之謂也伊尹之訓太甲曰
主善為師是乃教尊之稱也今按文王世子曰德成
而教尊其義從可觀破矣噫德是指世子之德而言
也教是指世子之教而言也其惠既成其教既尊則
將為君國子民而其能重道故無敢慢易也然則德

之所處者衆矣而以言乎其近則官正者其非德之成就乎以言乎其遠則國治者亦非教之尊嚴耶茲故不有其德而無其位則未必尊者教也成其德而得其位則所必尊者教也於是乎教世子以事而諭諸德謂之教者教以事親之道而知孝之愬焉教以事長之道而知悌之愬焉天下無教外之愬故可以明成尊之意而易繇所謂出可以守宗廟社稷者必於愬教二字可見之矣蓋愬者爲君之愬也德成故教尊矣何以明之只以稱愬則教不該矣但以稱教則德不該矣乃以稱德稱教而後德必成矣教固尊

矣然則教世子德以修內教以修外禮樂交錯愬之成也入學齒序教之尊也必使爲君子故德成教尊而爲其能重道也大抵世子之愬有成而無敢怠忽則官必正矣國必治矣以如是之愬居如是之位則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良有以也嗚呼愬非教無以愬成矣教非愬無以教尊矣故愬以教成教以愬尊者淵矣深矣噫以繼明照于四方著於萬象則繼明者愬成之效也前後左右皆正人揭于賈策則皆正者教尊之效也愚於是亦可知愬教成尊之義也

乃勸種麥

于麥爲尤利故特勸其種何者續其舊穀之已汲及其新穀之未登故於皇來牟著於周頌而於皇者嘆美之辭也種而耰之揭于豳傳而耰之者覆種之謂也矧乎月令貴其屬木而春以食麥貴其登場而夏以薦種則乃於仲秋特勸種麥者不其然乎噫天子之勸農也麥是五穀之美故亦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又可以俟豐年之兆朕則勸種而戒之以毋或失時矣乃勸而罰其惰者矣是以恒之秬秠不曰乃勸而此於麥曰乃勸其藝黍稷不曰勸種而特於麥曰勸種若是乎乃勸種麥之義也執此以究禮旨可辨矣

請申之蓋乃者特字之義也麥爲民食之最利則天子之勸種表之以一乃字固矣何以明之泛稱勸種則乃不該矣但稱種麥則利無明矣不稱出種而必稱勸種不稱降種而特稱勸種于其種麥之日而乃以勸稱之於其罰怠之日而以勸種揭之有是哉勸種之義也然則麥爲嘉種矣利亦最大矣特以乃字言之乃之一字可以包於特勸之由也大抵其爲穀也種之嘉者故至其成熟稱之以麥秋總言農稱之以菽麥不足故稱之以康年其爲利也不亦大乎其爲種也不亦勸乎噫耰之幪麥唐之醉瑞是謂種殖

東谷集卷五
之義者也可謂民政之上瑞也此非所以特稱勸種者耶

祭禽于四方

吁禽從四方來則當報祭於四方之神也何者夫供宗廟之祭者禽也主四方之位者神也射左之禽乃四方之神賜也射右之禽亦四方之神惠也重其祭祀故天子躬往而獵禽於四方報其神賜故天子命官而祭禽于四方者也噫王用三驅天子之獵禽也而不言祭禽公曰左之諸侯之取禽也而不稱祭方則奚獨於季秋令獲禽而祭于四方乎然而親獵於

季秋而將以奉其祭祀躬獵於是月爲以獲其禽獸則豈不重其所獲之禽而祭其禽之所獲之地乎獲于東西而祭之於東西之神取於南北而報之於南北之位則此與三驅之獲左之之射不一其規而若是乎祭四方之義也至此而禮經之旨不難辨矣

聖人作而萬物覩

吁物各從類而聖於人亦類故聖作於上人皆見之何者覩字分明是見字而聖人作便是飛龍在天也萬物睹便是人見之故上既見下下亦見上而人物莫不然也噫九五九二亦當合看而九五利見九二

之大人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則大人與天地日月合德合明而人之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位人類莫不歸仰於同嚮乎是以上應於下下從於上上下相見共成其事利見者大人也而同類相感召故聖人作於上而萬物咸睹之則若是乎聖人作而萬物睹也請申之蓋物者人也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聖人作上人類皆見固矣何以明之只以稱物則人不該矣但以稱人則物不該矣不稱以人而乃稱萬物然後人物無不該矣然則日火之精而取火於日矣月水之精而取水於月矣同氣之相求同類之相應皆

其類也而况人乎哉故有若之贊夫子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而聖人之於民亦類也者淵矣深矣大抵乾之爲卦五與二同德而聖人既出上下相見人物無不被其澤而所利見者大人也本乎天者日月星辰本乎地者昆蟲草木各從其類所以大人之德居大明之時則聖作物睹之義可以言矣嗚呼聖人既得天位利見在下大嚮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之人固利見大嚮之君而天下萬事无不可該矣噫今以大人之嚮爲天下之所利見則人心所利見已在二

矣而况正九五之位乎

能彌綸天地之道

吁天地設位易行乎中則其不爲彌綸天地之道乎
噫彌有糊合底意綸有絡絲底意而動靜無端是爲
天地之道則無端者其孰能糊合之陰陽無始亦爲
天地之道則無始者其孰能絡絲乎許多這道理天
以覆之地以載之覆載這氣像聖能則之而易能象
之是以彌而非綸則空疎若無物也綸而非彌則判
然不相干而彌之之道皆備乎易綸之之道亦在於
易故易之義天地之道也天地之道彌綸之事也然

則合萬爲一渾然无欠是彌之意也一貫萬分粲然
有倫是綸之意也无欠有倫與天地相等彌徧綸理
做道體一貫彌綸之義不難辨矣

制數度議息行

吁欲其爲節也故曰制數度欲其中節也故曰議息
行何者多寡隆殺無非法度也隨時合宜是謂息行
也則以定萬有之限不其制數制度乎以嚴一身之
修不亦議息議行乎制然後必知數度議然後乃知
德行是以其數其度苟或不制則易有侵上踰限之
弊而無以爲節也其德其行如或不議則必有過不

東谷集卷五
及之歎而無以中節也隸首之作筭數夏禹之爲身
度已載於史周禮之攷其德顏淵之善爲行已著於
傳然則數度德行之義名焉在茲而制之議之之義
念焉在茲宮室衣服由是數度而制之者大小輕重
之謂也仁義禮智由此德行而議之者存中發外之
謂也

飲食宴樂

吁養其氣也故飲食和其心也故讌樂何者中庸曰
人莫不飲食而著鮮能知味之訓小雅曰以宴樂嘉
賓而有安樂其心之義則今此處需之君子懷道而

需于食是知味之飲食也居易而得其樂此安心之
宴樂也雲氣上天而需有飲食之象雨澤將成而需
有讌樂之義君子以而養其氣體者非飲食耶和其
心志者非宴樂耶養吾之氣飲食以養天下之人和
吾之心宴樂以和天下之民則樂可與衆而俟其時
之自至食不可去而得其需之有孚然則頤之節飲
食當節而節也隨之入宴息當入而入也飲食宴樂
皆莫非養體待時之義而易之義可辨矣

省方觀民設教

吁省與觀設其意相對而可省然後可觀可設方與

東谷集卷五
民教其義各殊而有方然後有民有教何者省方所以觀民也觀民所以設教也天子之巡四方陳而觀者列國之詩而无非政教也王者之惟歲省凡厥庶民是行之言而莫非德教也魏邦之齎示之以禮曹民之奢約之以儉則是所謂省方觀民設教也齊之末業勸以農桑衛之汚俗明以禮別則亦所謂省方觀民設教也周頌之時邁是乃太師之觀風而舜典之敷教非此義易之觀象乎然則坤是居民之土而方可省也巽是申命之象而教可設也方不省无以觀民民不觀无以設教也巡守以省方采諱而觀民則設教二字之義於斯省觀一句中可見矣

素履

吁素是質也履是禮也而禮以質爲本則可不曰素履乎噫何者處其至下之爻而未遷者質之素也安其卑下之位而往則禮之履也素其位行已載於中庸則此其素履也君子所履已著於大雅則此亦素履也素乎貧賤而欲行富貴者其可謂素履乎素乎富貴而行其貧賤者必不謂素履也然則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是虞舜之素履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是顏子之素履也欲買之心行道之意交戰于中則豈

能安其素也居卑之象將進之義既著于下則是能安其素也初未交於物而又有素象陽爲藉於陰而卦著履象執此以究易義可辨矣

神无方

吁陰陽不測之謂神而不測者其非无方之義乎何則忽然在陽或然在陰者是神也視而弗見聽而弗聞者亦神也變者不能自變而神以變之于是焉在陽在陰則其可謂有方乎化者不能自化而神以化之若是乎弗見弗聞則亦可稱有方乎神之格思不可度之神之所在矧可測之風雨霜露神之迹也而

風雨已散霜露已晞則迹亦无方也日月寒暑神之用也而日月相代寒暑相推則用亦无方也天高地下高下有方而神则无方矣陽動陰靜動靜有方而神則無方矣不有高下而无窮於天地者神之无方也无有動靜而而不測乎陰陽者神之无方也然則神之爲德其盛矣而无方之義斯可見矣

非禮弗履

吁乾之文言曰足以合禮離之爻辭曰履錯然敬今按大壯非禮弗履者其義同歟何則和而不流立而不倚是可履之禮也剛大以直其動以天亦可履之

禮也自勝之謂強而不能自勝者禮云乎哉克己之謂復而未能克己者禮云乎哉非禮勿動之訓已載於魯論如履薄冰之戒已著於詩經則所謂非禮其可動乎所謂薄冰其可履乎行其願而素吾履弗履者非禮也考其祥而視吾履非禮焉弗履也然則非禮不待乎他而自不行矣不履无待於勿而自不爲矣

立不易方

吁方者理之所不可易也而君子立其身於此地則可不曰立不易方乎噫弗迷於烈風雷雨者虞舜之

所以不易方也知止於君仁臣敬者周文之所以不易方也今此處恒之君子體其雷風之變爲我之不變則君子所立之方也觀其巽震之位各居於其位則君子所立之方也至震之日衆人必改常度而知立者其可易乎至動之時衆人自失所守而知方者其可易乎鄒聖之不動心知其心者也顏賢之不改樂知其方者也立於常久之道而常人不失則其非不易之義乎立於中正之道而中正不差則其非不易之義乎

曳其輪濡其尾

東谷集卷五
吁車將濟而戒其輕進則輪不可曳乎獸將濟而戒其遽涉則尾不可濡乎何則車必載輪而行獸必揭尾而濟不載其輪無以行之不揭其尾無以濟也今按易曰曳其輪濡其尾噫九是剛動之才而有輪象初是一卦之後而有尾象九以剛動之才居既濟之象能止其進者輪莫如曳也初以一卦之後當將進之時能止其濟者尾莫如濡也大畜曰輿說輶其非曳輪之義耶未濟曰狐汔濟亦非濡尾之義耶輪不曳易有輶其載之歎尾不濡必生懼其陷之疑員輶而行欲无輪載之歎則輪可曳也履冰而聽欲无懼陷之疑則尾可濡也當其濟也而非輪非尾曷曳曷濡將其進也而尾兮輪兮宜曳宜濡則曳濡二字之義浚且切矣

大明終始

吁乾之四德元爲始貞爲終則欲明其乾體者可不大明其終始乎何者不終則无始无始則不終故有元然後有貞有貞然後有元元貞相應終始焉可明矣終始相須元貞焉自明矣是知乾下三爻元亨也而九三爲下乾之終乾上三爻利貞也而九四爲上乾之始也乾上乾下合爲重卦而如其不明何者爲

始乾元乾貞乃成六爻而若其不明何者爲終乾之
卦下係之以元亨利貞者是所謂大明之義也欲明
其終者必慎厥始而始而爲終欲明其始者必慎厥
終而終而復始終者始之終也始者終之始也而終
始之義明益明矣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吁指其形體也故曰天地象其卦名也故曰乾坤有
形體而後卦名著焉則其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者
不亦宜乎何則生陽生陰之謂天地而陽居先陰居
後純陽純陰之爻乾坤而陽在上陰在下則居先居

後者天之尊地之卑也在上在下者乾之尊坤之卑
也故有天地而始定尊卑有尊卑而始定乾坤非其
天地尊卑自何而定不有尊卑乾坤從何而定謂天
蓋高乾不期尊而自尊謂地蓋卑坤不期卑而自卑
尊卑以陳象著於其間而無非乾坤之定也天地設
位易行乎其中而莫非乾坤之定也乾成男坤成女
男尊女卑而男女之道定矣乾屬陽坤屬陰陽尊陰
卑而陰陽之理正矣男女之道定而無位不定陰陽
之理定而無物不之定之一字其盡包天尊地卑之
義也夫

乾坤其易之門耶

吁繫辭上曰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乾坤豈非易之門耶何則一闔一關之謂是門剛柔合德有動有靜之謂乾坤上棟下宇自南自北由是而往而來焉陰闔陽闢羣動羣靜由是而作而息焉故門制於棟宇之初而乾坤始於卦爻之初則門之象著矣門取於關鍵之要而乾坤主於陰陽之要則門之義固矣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則吾必謂門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則亦可謂門也非其乾坤之成列易何依而立乎不有天地之設位易何從而行乎所依

而立者无非門也所從而行者莫非門也陽之嘘也乾以開物乾是易之門也陰之翕也坤以閉物坤亦易之門也然則門之一字可以明乾坤之義也乾坤二卦足以首大易之書也

思不出其位

吁有九思載於小學素其位著於中庸則思有心止底意位有身處底意而今按易之艮曰思不出其位噫處於猷卦而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帝舜之思不出位也居於陋巷而簞食瓢飲不改其樂顏子之思不出位也觀此兼山之象寂然不動罔敢侵越者是君

子之思也屹然屏立不相往來者亦君子之思也罔敢侵越而思可出位乎不相往來而思出其位乎出乎其位者以其不能思也至於出位者所以不知思也於止知其所止而不出其所止素乎貧行乎貧而不出其素貧則不出所止者思而不出也不出素貧者思而不出也然則不思而位安從成无位而身安從止思之一字不越乎位也不出二字本其所思也而易義可辨蓋思者心之動也位者身之止也心之所動不躡其身而所止則其曰思不出其位者非耶何以明之物皆有思而後成事各有位而後定思從

我心上做得而不曲其位位從我身上認來而不出其位由是觀之當行者不可以止當退者不可以久行而止者易有躡等之歎退而久者易至躡分之弊大抵洪纖高下各言性命進退遲速各有其時則取其兼山之象而不相躡越占此重艮之義而必有所思所思者身處之位也不越者心止之位也嗚呼雷風恒之象立不易方其非思不出位耶天澤履之卦素履而往亦非思不出位耶有其思而知止則豈有失所料之事得其位而安處則有何過不及之理噫近世以來人不知止或有躡思則觀此重艮之君子

思不出位者豈不歎美哉

垂衣裳而天下治

吁變治故垂衣裳垂象故天下治何者爲公子裳著於豳詩而爲也者下而誠愛上之謂也垂拱而天下治揭于武成而拱也者所以收有爲效之謂也矧乎黃帝堯舜之治天下也通其變以化之而變其辰放氏之茹皮綢髮易其八纒氏之穀飲鷄居玄其衣而象道者合當其變而治者也纁其裳而象事者聽其自變而治者也乾天在上而衣象闢而圓坤地在下而裳象有兩股以道示人不可顛倒則君臣父子安

其分者衣裳之治也尊卑上下定其志者衣裳之治也於是乎上衣而作繪下裳而飾繡明其貴賤之等而天下治也嚴其上下之分而天下治也世道之一新黎民之於變於斯衣裳之治自可知矣請申之蓋垂者無爲也治者通其變也通其變而垂衣裳則天下無爲而自治者固矣何以明之衣裳之垂特於黃帝堯舜言之者上古之時人文未著禮義未備矣三聖繼作體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分義截然於天高地卑之間則天下其有不治之理乎由是觀之聖人主化因其時而治之故羲皇之時人害雖消

爲君者與民并耕而食饗飧而治蚩蚩之氓豈識其君臣之分乎蠢蠢之俗奚暇於衣裳之治乎此則治以時異而然也大抵乾卦爲衣而在上坤卦爲裳而居下上下之分章章明矣乾之九五堯舜之君也坤之六五緹契之臣也坤以配乾裳以配衣以勛華之德居都兪之世以臯夔之業處欽諧之時則乾坤之尊卑有合垂衣裳而天下治也噫服所以象德也服是服有是德則當觀象而自省焉乾坤之位定而衣裳之儀始於黃帝備於堯舜到這時候當變易而衣裳之治後世所以莫可及者耶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吁石爲八音之君而以和爲貴故百獸舞庶尹諧何者先獸後尹其非難易之序乎曰百曰庶亦非皆和之義乎及夫樂之作也石之重者擊而和之石之輕者拊而和之而五聲六律無不和者矣故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則百獸之物鳥不舞乎庶尹之衆鳥不諧乎噫舜之臆欽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獸舞人諧何足疑哉瓠巴之瑟游魚出聽伯牙之琴六馬仰秣則此皆聲樂之妙也然而感蕙形容之具非樂無以發矣聲音感通之理非和無以致矣故升

歌於堂上羣后焉濟濟而德讓間鏞於堂下鳥獸焉
踳踳而來儀則樂之至斯盡善而盡美乎夏擊而金
絲竹匏無不和矣搏拊而宮商角徵無不諧矣所以
石爲總樂之和而獸之舞尹之諧豈非樂之和乎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吁才賢故比高岡之鳳禮盛故比朝陽之梧何者阿
閣之棲鳳以其儼篁之協律也楚宮之椅桐以其琴
瑟之爰伐也矧乎周王盛治之時在涇之鷺食萃之
鹿卽高世之賢才也零露之蓼蕭施條之葛藟亦治
朝之盛禮也則鴻前麟後之鳳于彼高岡焉雖雖鳴

矣襯梧榮桐之木于彼朝陽焉萃萃生矣朝陽之梧
桐治世之賢君也高岡之鳳凰出世之賢者也賢者
必聚於有道之朝而鳳凰鳴于高岡矣鳳凰非梧桐
不棲而羣賢集于治朝矣則山之東曰朝陽而取其
陽明故梧桐于彼焉生矣山之高曰高岡而取其覽
輝故鳳凰于彼焉鳴矣於是乎梧桐之生盛矣而離
離焉鳳凰之鳴和矣而駉駉焉則說文曰鳳凰出於
東方君子之國云者可於于彼二字見之矣請甲之
蓋高岡者高世也朝陽者治朝也以高岡之鳳集于
朝陽之桐者其非治世之賢者乎何以明之亦集爰

者于彼高崗也先見日者于彼朝陽也鳳凰鳴于高
岡則賢才安得不出于治世乎梧桐生于朝陽則賢
君安得不禮于賢才乎由是觀之鳳凰之隱現類其
賢者之出處而以其翩翩之瑞羽與其藹藹之吉士
則以其萋萋之桐可不遇啾啾之鳳乎大抵周王作
人之化至于鳶魚而鳳鳥安得不聞乎髦士奉璋之
禮及于棫樸而青桐安得不盛乎以此陽生之桐迎
彼鳴岡之鳳以此治朝之禮遇彼高世之才而君臣
感會之機亦可想矣噫鳳凰之鳴得其依賢才之至
得其所則鳴岡之鳳可不依於朝陽之梧耶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吁大明詩曰摯仲氏任生此文王思齊章曰太姒嗣
音則百斯男豈非釐爾女士從以孫子之義乎何者
女有士行曰女士而天命附屬使之爲配則非女士
而不可孫能嗣孝曰孫子而既立厥配隨之甲錫則
非孫子而不可故釐爾焉女士從以焉孫子者非耶
噫萬年之君子其僕維何永錫之爾類其胤維何賢
女而可以奉宗廟之祀則釐之以承室家之壺孝子
而可以肯構堂之謨則從之於既予女之後以其君
子之克孝也故予之以女士以其女士之有行也故

東谷集卷五
重之以孫子也宜矣於是乎天命附僕者莫大於此其類不匱者無過於斯則釐以爲配者女士也從以勿替者孫子也乃知周家八百年無疆之基基乎此矣請申之蓋女士者女之有行者也君子克孝天被爾祿則釐之女士從以孫子者固矣何以明之君子之有孝子者能奉祭祀則所予者是女士也女子之有士行者克配君子則從之者孫子也釐字上可見天命附屬矣從字上可知隨之而復錫矣

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吁齊爲母道媚爲婦道則能盡母婦之道者其惟太

任乎何則爲能胎教著於列女傳而教者思齊之稱也曰嬪于京載於大明詩而嬪者思媚之謂也於母曰齊而於婦曰媚者固矣噫此其推本而贊文王之辭乎刑于寡妻者文王之莊敬也而可以知其敬之所由來矣惠于宗公者文王之誠愛也而可以見其愛之所由成矣有是母太任之聖而語其母道則無如思齊之莊敬有是婦京室之婦而語其婦道則莫如思媚之誠愛也故於是乎美其思齊之德曰文王之母稱其思媚之孝曰京室之婦有是焉思齊之義而其不思齊於文王乎有是焉思媚之稱而其不思

媚於周姜乎周姜者王季之母太姜也京室者姬周之京家室也來嫁于周宜其家室者亦京室之婦也乃及王季維憚之行者亦文王之母也有是哉文王之所以憚盛者由聖母太任之助而浚且遠矣蓋齊者母道也媚者婦道也太任之聖爲母而盡齊莊之道爲婦而盡媚愛之憚則稱之以思齊媚者宜矣何以明之思齊之義是豈徒然哉苟求其說則無過乎思齊欲詳其義則不越乎思媚也辯其說而約其大要明其義而撮其奧旨先儒所謂終日言而不出乎正者其斯之謂歟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呼尊享曰右而烈考故曰既右文母故曰亦右何則烈考焉文母配之而既右烈考則亦右文母者宜乎噫宗祀明堂所以右文王也於穆清廟所以右烈考也烈考既右之時文母焉可不右之耶文王既右之地太妣焉亦不右之耶是知文母者太妣也烈考者文王也今夫孝嗣武王於薦廣牲相予肆祀而得以右之者既烈考也以介繁祉綏我眉壽而使之以享者亦文母也尊親之誠見於介祉之初而得以享之者非右而何續妣之孝在於薦牲之後而使之以享

者不右而何於是乎既右享之著於我將則烈考之享既莫如右矣享右祭祀載於周禮則文母之享亦莫如右矣茲故右以享之而皇考焉既右右而尊之而文母焉亦右於其亦右而既右之義既可該也於其既右而亦右底意亦可知也

維熊維羆

吁愚於二維字有以知生男之夢也何者謂獵之匪熊匪羆文王王佐之占也而不稱維字牧誓之如熊如羆武王勗士之辭也而不言維字今於斯干詩特揭維熊維羆者其維生男之夢乎猛慤多力而陽中

之物者熊羆也壯毅在山而陽中之獸者熊羆也男子有是陽健之象則可不取譬於熊羆乎所以室家君王之占莫如男子也寢牀弄璋之祥無如男子也然而祝其君生男則捨此熊羆而何歟占其夢維何則非此熊羆而何歟茲故築室燕客之日生男之祝是維熊之夢也乃安斯寢之夜吉夢之占亦維熊之祥也是知螽斯之比祝其子孫之繩繩也而無異於熊羆之占也麟趾之興願其公子之振振也而有似乎熊羆之夢也而有是哉占夢之際切於祝君而其曰維熊維羆者若是班矣

保艾爾後

吁以今視後其後必大何者周雅之天保定爾但祝其君之保安而不願其後之休也魯頌之俾爾耆艾只願厥後之艾養而不言爾後之艾也而今夫南山有臺之君子既安其身而萬壽無期則以其無期之壽可不保養厥後之孫乎既基邦家而德音不已則以其不已之德可不昌艾爾後之昆乎所以先祝其君者脩壽也又頌其君子者黃耇也然而不但爲今日之計而願其安養厥後之世則黃耇之祝亦可以燕及於後之孫予也眉壽之願又可以安養爾後之

子孫也茲故歷言是茂之德而願其後昆之裕也叙言無疆之壽而頌其厥後之昌也是知子孫保之者必是爾後之休也福祿艾之者亦是厥後之休也

萬有千歲脩壽無有害

吁壽期無疆故曰萬有千毫髮秀出故曰無有害何者天子萬年載於周雅以介眉壽著於豳風則萬有無窮之意而致祝者不以萬年乎眉出年高之毫而頌禱者不曰介眉乎今按閔宮詩曰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夫壽爲諸福之首而至于萬千之多則有瑕害哉噫魯公有載色載笑之喜而必享既多之壽曾

公有允文允武之功而且錫難老之壽則不震不騰
萬年之休可以匹矣不虧不崩千歲之日可以致矣
故壽胥與試而害必無焉眉壽保魯而害亦無焉祝
公福壽之義至矣盡矣然則堯封之祝不及萬年箕
疇之嚮不言無害豈可與魯頌萬有千歲眉壽無有
害之義一貫看也請申之蓋眉壽者年老而有秀眉
也萬有千歲至于眉秀之年則無有害者不其然乎
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

吁於昭于天載於文王則言其神在上也相予肆祀
揭于雖詩則稱其助我祭也夫對越其在天之靈而

洋洋乎如在其上駿奔於在廟之主而肅肅焉敏於
趨事則若是乎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也噫周公既
成洛邑相成王率諸侯以祀而助祭者有肅雍之德
執事者有秉文之德而足以配對文王則宛然象貌
如在目中矣然則在天之靈可不對越乎在廟之事
可不駿奔乎神雖在天而主焉在廟故愀然如復見
焉者對越之義也賓殺禋咸格者駿奔之義也文王
盛息之容可以繼上下矣請申之蓋駿者疾也苟在
廟中者如對在天之神而疾奔走勸事固矣何以明
之神之格思如在左右而既右享之則對越在天矣

我客戾止則駿奔在廟矣宗祀明堂而不顯亦臨者其非對越乎入裸太室而左右奉璋者其非疾奔乎必也在天之神故曰對越在廟之事故曰疾奔也大抵清靜之廟公侯畢至而多士無不執行文王之意則對越者在上之神也駿奔者在廟之事也無射於人故在天焉對越矣不顯不承故在廟焉疾奔矣其對其奔之義旨哉深哉

疑

問云云

對於戲指道體之無窮有川上之歎指進學之有本

揭源泉之訓何者觀於有形之水知乎無形之道者夫予也卽乎有源之水戒其無源之學者孟子也是知同一稱水而無易曉及難知之異矣同一不舍而有如斯與如是之分矣然則川流不息而道體亦不息源泉漸進而學行亦漸進稱水之旨雖若無異觀水之術亦各有術矣是以味乎川上之訓則所謂逝者是道體而如斯者指其川流也觀乎源泉之教則有本者是學行而如是者指其泉源也自其異而異之則川流也源泉也各一其水矣自其同而同之則道體也學行也同一其理矣若夫鸞魚之察則亦就

東谷集卷五
有形之物視其無形之道者豈不如夫子借水之訓乎

問云云

對於戲自其順受者言之則禍福皆在天自其自求者言之則吉凶皆由於已何則蓋心而知天修身以俟命天壽不貳者乃所謂順受者也畏罪而強仁惡濕而居下榮辱無門者亦所謂自求者也是知順受者之於吉凶也有莫之致莫之爲之訓則豈非天之所命者耶自求者之於禍福也有猶可違不可違之戒則豈非由於自己者耶然則聖人前後之訓各有

攸當矣

問云云

對於戲孟子則但指其發而中節者而執事則兼問其發不中節者愚請以中節不中節之言仰塞有善亦有惡之問可乎噫七情之發於性而不爲形氣之揜者有之矣七情之揜於氣而不得本然之性者亦有之矣是知鄒夫子其情之訓直指不揜於形氣而中節者故有爲善之示矣豈可以揜於氣而不中節者致疑於爲善之地耶是故朱子集註曰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旨哉言乎究察乎本字反覆乎但字則

東谷集卷五
其所謂爲善之訓豈非發於性之本然而不可爲惡者耶然則鄒夫子不曰情皆爲善而必曰可以爲善者亦可謂今日之左契矣嗟夫四端之發於四性已無可辨而七情之發於一性者猶未見得乎栗谷先生答牛溪書曰當喜而喜臨喪而哀見所親而慈愛見理而欲窮之見賢而欲齊者仁之端也當怒而怒當惡而惡者義之端也見尊貴而畏懼者禮之端也當喜怒哀懼之際知其所當喜所當怒所當哀所當懼又不知其所不當喜所不當怒所不當哀所不當懼知之端也執此以揆有何可疑耶

問云云

對於戲使仕之訓只舉其材而不及乎心術之微未信之對已篤其志而不安於成就之小則夫子之所以知不知勸與悅者不在是耶噫離開之材可以仕矣故夫子焉勸之而至於心術之微則聖人亦有所不知者矣離開之言見道分明故夫子焉悅之而至於大意之見則聖人所以聲入心通者也是知知其可仕之材而勸之以可仕則夫子之於離開豈可曰不知而勸之者乎聽其未信之言而可以見其意則夫子之於離開亦豈無知之而悅之者乎然則心術

之際毫釐纖悉者有非他人之所可知則吾夫子豈可逆取雕開之心而不勸其可勸之材乎義理之精毫髮無疑者乃是學者之所難見則吾夫子可不明見雕開之意而不知其可悅之悅乎

問云云

對於戲體段之體功用之用可以單舉而體用之體體用之用互相兼包愚請於無同異中辨異同可乎噫體段者猶言這樣子也功用者只論其發見也而體用云者言體而用在其中言用而體在其中非若體段功用之各成一義也是以體字之下下一段字

以別其體用之體者允矣用字之上加一功字以別其體用之用者亦明矣然則至大至剛者固是浩氣之樣子也而謂之體段者非言其用在體中之體也配義與道者只是浩氣之發見也而謂之功用者非言其體在用中之用也不有段字何以異體用之體乎不有功字何以異體用之用乎然而體段之體固是體也功用之用亦是用也於其所同者初未嘗無異於其所異者亦未嘗無同朱夫子所謂若識分時異方知合處同其此謂乎

問云云

東谷集卷五十一
對於戲帥有正兵之帥帥有亂卒之帥苟得其帥則亂卒是正兵也而帥爲正兵之帥苟失其帥則正兵是亂卒也而帥爲亂卒之帥矣何者志者心之動也氣者體之充也心之所之氣卽隨之者猶將出而兵隨故謂之氣之帥也而是志於義理上向來則是氣也乃浩氣之氣也是志也於物欲上趨去則是氣也乃血氣之氣也然而血氣之外非別有所謂浩氣者也浩氣之外非別有所謂血氣者也志得其正則血氣是浩氣而志爲浩氣之帥矣志失其正則浩氣是血氣而志爲血氣之帥矣上所謂正兵亂卒云者豈

非復明問之斷案乎

問云云

對於戲誠所以該內外則工可以異身意乎噫誠身者指其全體上真實无妄之工也誠意者指其一心上誠實不欺之工也曰身曰意言雖不同而无妄不欺工則無異矣是知思傳之言誠也兼言正修之工故謂之身者允矣曾傳之言誠也單指善惡之機故謂之意者亦明矣以言其異則雖有身與意之可言而身外無意意主乎身則初未始不同矣以言其同則亦有誠之之同工而誠有兼言之誠誠有單舉之

誠則亦未嘗無異矣然則身是意也意是身也而身
意之工一於其誠者豈非誠之該於內外而然耶至
若明善致知之同則先儒說已明何足多辨哉

問云云

對人情之真實不欺者無如惡惡臭好好色者則今
於毋自欺之下接之以此者豈非正說不欺者耶噫
人之爲善去惡者須是十分恰好者所謂不欺也雜
了一分私意者便是自欺也是知好色人所同好而
好之則必求得之惡臭人所同惡而惡之則必求去
之上所謂好惡之真實不欺者豈有加於此哉是故

好善者必須如好好色然後方可謂好善之不欺者
也惡惡者必須如惡惡臭然後亦可謂惡惡之不欺
者也然則曾傳之母自欺者既解其誠意之義而承
之以好色惡臭以明其真實不欺之意者有何可疑
耶若夫好善惡惡者皆務決去求必得之以自快足
於己者是所謂自慊則自慊者乃所以發明不欺之
效也而其自慊之實蓋有他人之所不及知而已獨
知之者故必以慎獨而結之者亦豈非不欺之工夫
耶

問云云

東谷集卷之二
對夫子之言學欲使學者而知性命也孟子之言性
欲使當世而明聖學也思傳雖曰論性而無非所以
明此心之妙也曾傳雖曰言心而無不有以指其性
之全也何者曾論是入道之文故務本於學鄒傳是
明理之文故造端乎性而其所以入道者初不外乎
性命矣其所以明理者亦不外乎聖學矣中庸爲教
者之書而天命率性卽道心之謂也大學爲學者之
書而明德至善卽本性之理也是以朱夫子於思傳
序則只言其心於曾傳序則只言其性者豈非此耶
是知聖賢之言或自近而指遠或自精而說粗而莫
非一理也有何高低淺深之可論於此者乎

問云云

對讓國之際有無跡有跡之異則夫子之稱可無曰
德曰仁之殊耶噫秦伯之讓也讓而無跡故民無得
而稱焉夷齊之讓也讓而有跡故民到于今稱之其
於民無得而稱焉者可不謂之至德乎其於民到于
今稱之者可不謂之得仁乎是知至德者無以復加
之謂也而秦伯之德至於無以加矣得仁者安於其
心之謂也而夷齊之仁至於安其心矣然則秦伯之
讓夷齊之讓讓固一也而至德之德得仁之仁豈可

同乎泰伯之至德固可謂至德而不可但謂之得仁也夷齊之得仁亦可謂得仁不可同謂之至德矣是以吾夫子德與仁之殊稱各有攸當則有何擬疑於其間耶嗟夫泰伯之讓國也實以天下讓焉而人但見其採藥之逃不見其泯跡之心非吾夫子則孰能稱之以無加之憇乎夷齊之讓國也各得天理之至焉而人只見其孤竹之讓不見其無怨之心非吾夫子則孰能稱之以安心之仁乎

功令文

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爲十科求天下遺才

詩

六德五射升造秀周官懸法明堂開通鑑昨進臣端
明奎運方回世香孩彤墀策奏十條議如此方求才
器恢皇朝取士有科目文武今多天下才延英早開
史經筵崇殿先思忠孝材茹茅斯拔慶曆世際會神
龍清洛回齋中公服蹶然起十科新章知所裁循良
千石漢官備俊乂羣材殷德嵬興文備武次第儀金
玉明詩章琢追多才恐遺野外賢鳳網麟羅宜括該
簪花早年謝酒茶籠朮清朝際栽培登廷魚笏奏息
對廣求賢材文郁哉恩榮願如進士選濟濟清儀旁
顛來羲廷昭日利觀光禹門清晨同聽雷出高水清

蘇谷集卷五
至治年泰階祥躔耀三能熊俠駿材各稱德銓選黃
扉人面槐材疏夾袋呂相薦志喫三塲王氏魁煌煌
三劄諫院議活畫形容今八坡

八音獨言石賦

徐貢浮而豫錯石最重於樂器鳳來儀而球夏象廣
大而天覆無相奪而克諧磬面南而聲依要爲樂之
至斯指難得其和者辨八音而獨立蓋難和夫石聲
在清濁而屬角隔生還而爲宮補媧天而歸來依我
聲而始生迨帝舜之盛德拊予石而命夔舞率歎而
感通味忘肉而盡美今之樂猶古樂石胡然而獨言

聲音道與情通有條理而不紊之器也而絲竹云樂
乎而鍾鼓他山石而可攻最和難而聲厚間金匏而
位君有編歌而通倫樂以合而爲主單言石也所然
於予擊而旣和總樂諧而終焉位軒特而備舉聲麗
籥而同辨歌勅天而載賡熙百工而諧尹象四時而
終始道五常而交暢召和氣於上下曰都俞於一堂
形言餘而假鳴其數八而聲音

東谷集附錄

家狀

府君諱在義字文初號東谷我金系曲道康 本朝
開國功臣 贈吏曹判書兩館大提學謚忠敏公諱
懷鍊爲遠祖傳至諱有仙以學行累舉隱息不仕歷
諱億世至諱得壽於府君爲八世祖有卓行以蔭陞
通政而後以壽考加資嘉善歷諱宗立諱勝剛諱重
白至諱海俊寔爲府君高祖考以孝行薦官通政以
壽考加資嘉善曾祖諱宇燮祖諱啓倫考諱應默文
行蘊厚爲鄉黨所推詡妣金海金氏諱文鉦女德性

賢淑閨範靜貞家人咸宜其誠孝以 純廟癸未七月二十九日生府君子完東舊第府君容貌清揚資性深沉自能言能食岐嶷已有巨人志遊戲有常度辭色不設暴慢及就學謹受師訓篤信古人造詣日深年未弱冠四經五書三禮三傳無不貫徹而諸子百家亦皆旁通鄉經尚書尤爲專門之學故見於屬文者簡嚴而醞醇大方巨匠皆以爲能振委靡之風焉其事親起敬起孝先意承志務悅其心少或有違忤之色雖昏曉不解衣帶屏立階下父母勸解而退素無傷貧之歎而不乏甘旨之供其有疾病不櫛不

翔而嘗糞甜苦以加損一衣一飯爲脫然愈及荐遭內外艱六年居廬期而哀祥而憂易戚之節一從文公家禮每早晨展拜墓下雖祈寒盛暑積雪甚雨日以爲課而不少懈每當忌日必前後三日號慕悲痛一如鷄斯之日遠近咸以爲江巨孝之倫 聖上庚辰中增廣生員試自後廢舉歎曰吾爲是者爲以悅親今焉無及也遂以庸學五子近思錄性理之書課日研覃不採訓詁註疏而先以己意玩索融會有所默解然後較看訓註多有符合諸學曹之憤悱難言者必紬繹啓發使人了然無疑自非天才之卓越雖

東谷集卷五
皓首窮經豈能窺其畛域哉 聖上丁亥二月二十四日考終于正寢葬于高山治東五相洞竹林村東麓巽坐原一省士林公議齊發以若府君之文學孝行不可以終湮沒扣闕叫 閩庚寅 命旌閭 贈通訓大夫司憲府監察辛卯加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叅贊官配密陽朴氏諱永植女生于甲申正月三十日自歸于府君承順旨意以誠以孝克媿府君之美宗族鄉里咸稱一門雙孝宜有以克昌厥后先府君十九年己巳五月八日捐巾幘葬于全州府龜耳洞坪村後麓戊坐原從府君職

贈淑夫人育四男一女長斗鉉繕工監假監役濟衆院主事尚瑞院主簿生永勺進士行將仕郎宮內部主事又陞通政中樞院議官次翼鉉監察生永旭叅奉永昌次禹鉉進士生永奎主事永宙叅奉永迪永鶴季軫鉉以永宙爲嗣女適全州李錫台生瓊澤光澤府君於不肖爲王考不肖自幼少從膝下略記府君之制家方峻處事謹嚴待人以寬接物以弘鄉黨子弟則勉以孝友之訓長老知舊則慰以懇惻之意至若貧乏無聊非其所恤也以府君之德行文學身不顯而壽不隆非徒于姓之抱冤而亦時人之所齋

東谷集 卷五
咨抑亦來人之所共興歎也先考有志述府君之美
不遑早世不肖以不文將勒之貞珉不能据撫其萬
一惟冀鄉人之副墨洛誦壽諸無窮焉爾不肖孫永
句揮泣謹狀

跋

丁酉冬余以展省先壠至湖南之豐沛府金上舍漢
哲累然衰經抵旅館示以其祖考東谷公行錄而求
余爲墓文東谷文雅修潔性喜經傳詩詞贈麗郡邑
稱之無異辭後以孝行卓異 贈左承旨余少時亦
及見之至今想像猶能記其彷彿而又因此錄獲聞
其所未聞豈惟山陽鄰笛之感已哉碣銘非惟平日
所未嘗作亦以近日避世遯跡之義不敢出一言然
情有所不能已者爲題此于簡末旣而告上舍君以
承家幹蠱之暇更做劬經飭躬功夫庶幾孫繼祖蹟

而益賢祖因孫賢而益傳豈不美哉勉旃勉旃潭陽田愚子明識

墓碣

府君姓金氏諱在義字文初號東谷康津人以開國功臣忠敏公諱懷鍊為遠祖高祖諱海俊 贈工曹參議曾祖諱字燮祖諱啓倫考諱應默妣金海金氏文鈺文 純廟癸未七月二十九日生公生有異質孝友天植稍長入而奉父母之訓出而服師友之益動靜操履一遵規矩庚辰叅生員科仍無意於進取益修所學著書自樂卒于 當宇丁亥二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五葬于高山縣雲東面五相洞竹林村東麓巽坐原庚寅以孝行 贈司憲府監察辛卯

東谷集卷之五
加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叅贊官配
贈淑夫人密陽朴氏永植女生子 純廟甲申正月
三十日卒于 當寧己巳五月八日享年四十六墓
全州府龜洞坪村後麓戊坐原長男斗鉉繕工監假
監役濟衆院主事尚瑞院主簿二男翼鉉監察三男
禹鉉進士四男軫鉉女李錫台長房男漢哲進士行
將仕郎宮內部主事又陞通政中樞院議官次房男
永旭叅奉永昌三房男永奎主事永宙叅奉永迪永
鶴四房系男永宙李婿男瓊澤光澤漢哲持府君行
錄謁碣銘於良齋田先生辭以避世遯蹟之義情有

所不能已者特題行錄後云公文雅修潔性喜經傳
詩詞瞻麗鄉邑稱之無異辭余少時亦及見之至今
想像猶能記其彷彿而又因此錄獲聞其所未聞豈
惟山陽鄰笛之感已哉此可以知府君之大概而先
生愛慕瞻瞻之意亦可見矣故謹茲伐石以啓來昆
之瞻慕於無窮焉不肖孫漢哲拜稽謹撰

通文

武城書院道會所 辛巳八月日幼學朴
著東金奭祖柳寅燁宋程淳白來洙趙廷
鉉金永植李秉樞
邊大容時會通文

右文為通諭事鄙等常矜式乎修道篤行之士而其
在闡幽揚美不以地之遐邇而晦光不以衆之渾處
而遜跡則豈非清時之毅範乎 貴州進士金在義
系出道康即 贈吏曹判書謚忠敏公諱懷鍊后裔
也斯人也薰襲先祖之鉢傳始自童年格致誠正修
齊治平無不潛心涵養省察稍有成就其於孝親悌
長自合誠敬古史曰君子凡事先自根柢根柢者乃
孝悌孝悌既立則萬善隨之故孝為百行之源修道

篤行自然備具言其學文之博洽孝友之卓異則寔
為南州之雅望道內之矜式則其在公議之攸同豈
可無薦揚之論哉茲以發文惟願 貴州僉員亟舉
公議此人孝友之行學文之實一一稟官則鄙等俾
為聞營以為闡揚幸甚

狀

全州鄉校儒會所狀

辛巳八月日幼學宋

光鉉柳時養李存澤吳昌周李昌寧金完均

謹再拜上書于

城主閣下伏以朱夫子嘗曰節也忠也皆自學問上
做得來今夫孝也行也亦豈非學問上做得乎苟有

其人著於四隣聞於一道則野有褒薦之論 朝有
崇報之恩我東土屢百年培養之盛典也本州進士
金在義系出道康即開 國功臣 贈吏曹判書兩
館大提學諡忠敏公諱懷鍊之后也斯人也素以忠
烈之裔薰襲其鉢傳生有異質孝友根天愛敬出人
稍稍長成人而受父母之庭訓出而學師傅之教誨
言行動靜無非小學中樸得年至弱冠格致誠正修
齊盡是自已而得其所著述出自經傳則南州赴舉
士友莫不推誦縉紳朝士無不欽悅齊家之道訓子
之則自有規度交隣接友施之以和氣若人若行在

古其誰方今無儔方營薦褒之際公議先自武城書院而發故因此大同之論茲敢齊聲仰稟 特為轉報俾蒙旌褒之地無任祈懇之至

狀

道內儒會所狀 辛巳九月日幼學金龍祖
鄭海元宋基老李應信朴濬錫金濟老南廷
明李思希金冕載申廷模高楹鎮
趙鳳鉉李鉉圭奇益衍時會狀

謹齋沐再拜上書于

巡相閣下伏以上自三代漢唐有宋大明暨于我東賢人君子之有名當世者倚歟相望而自有賦天之性或有實地之工其始雖殊其終則一也然則伊人在世之上表而出之為國家之需用沒世之後闡而

揚之為世道之矜式者 聖代所以作成之化也本道全州進士金在義系出道康即開 國功臣 贈吏曹判書兩館提學謚忠敏公行漢城判尹諱懷鍊之后也斯人也素以忠烈之裔生有異質孝友根天愛敬過人稍稍長成入而受父母之庭訓出而學師傳之道誨動靜操履無非小學中模得年至弱冠誠正修齊涵養省察盡心玩味其所著迷出自經傳遂成規矩與讓興仁心廣體胖謁廟省楸老而靡懈交鄰接友久而益敬若人若行真可謂學海真工翰墨高標古書曰欲觀其人之善不善先觀其人之孝不

孝由是觀之其孝友之至自可知矣擇仁而處草野
縱不求聞達伊人宛在蒹蒼而露白玉人所居山輝
而川媚以若實行之著於四隣聞于一道者良以此
也其在瞻聆之大同孰不欽慕秉彝之好是豈其舍
嘿茲敢齊聲仰顯伏惟 獎善化俗之下斯人之前
後實行披達

天陞俾蒙 旌褒之典以伸多士之願謹冒越以陳

上言

全羅道內鎮安儒生幼學臣金斗鉉

右謹 啓臣矣段臣矣身伏以義莫重於五常孝爲

源茲百行而孝有帝王之孝又有庶人之孝是如宗
廟饗之子孫保之者是 帝王之孝也遠服賈以養
厥父母者是庶人之孝也語其事則雖有尊卑之異
是乎乃言其實則初無上下之別是白遣且 聖王
御世之道必以孝理之政以爲急先之務故凡八埒
之內兆民之中若有孝於親梯於長而其實蹟實行
足以爲法於頽俗有助於風教則舉蒙

聖朝褒揚之恩典是乎所臣矣身父之孝行卓絕於
古今

聖朝之懿典宜及於身後是白乎等以臣矣身敢此

疆

乎顯於

清蹕之下爲白齊臣矣身父故成均進士臣在義自
在齟齬遊必有方言笑有時優若老成而孝友彌篤
定省之節供廚之誠中於禮節是白乎遣初自就傳
之後深究問學之要兼治文章之術德行卓冠於一
世文名遠播於四方是白加尼臣矣身祖父學生臣
應默累年嬰疾誓不離側侍湯之際木不解帶焦惶
度日終始不渝藥餌等節白般救用少無效差則每
嘗其糞幾至殞命矣良醫爲言用白羊之血然後乃
可見差云此實難求之物也呼天叩地至誠感神白

羊忽至乃爲救病仍以回甦復延三日之命寔是竭
力奉親天神所以感應者也天命無奈奄遭不幸朝
夕之奠哭泣之哀極盡禮節密葬之禮克遵家訓三
年行素毀瘠幾危而或有以勿以考傷孝之意屢屢
強勸則輒泣而謂之曰罪逾深重遭此反極飲酒食
肉寧可同於常人也哉又當內艱一遵禮制送終之
節哭泣之哀一如前喪每至祭日齋沐致齊必爲行
絮務盡誠敬謁廟省楸老而靡懈交隣接友久而益
敬又有一第而一尺之布分而服之一器之味共而
食之此亦孝源上做來也孝友之行學問之實如許

東谷集卷五
卓異子孫不思闡揚之道

朝家不示褒獎之意則豈不大有欠於我

殿下敦尚忠孝之政哉伏乞

天地父母特念臣矣身父在義卓絕之孝可以爲法
於頽俗有助於風教 亟令該曹 馳贈 旌表之
地伏蒙

天恩爲白良結白去乎誣次

善 啓向教是事望良白內臥乎事是亦在謹 啓

光緒十三年八月 日幼學臣金斗鉉

批

令禮曹稟處事

旌閭時禮曹立案

右立案爲孝行旌閭事節 啓下教曹 啓目卽伏
見刑曹 啓目 啓下者則今四月十一日 舉動
教是時衛外擊鋒人鎮安幼學金斗鉉原情令禮曹
稟處亦爲白有等以改取考其原情則以爲矣父成
均進士在義卽系出道康而開 國功臣 贈吏曹
判書兩館提學諡忠敏公行漢城判尹懷鍊之后也
自在齠齡遊必有方言笑有度優若老成而孝友彌
篤定省之節供廚之誠中於禮節其父病篤誓不離

東谷集 卷五
側藥餌等節百般救用少無效差則每嘗其糞幾至
殞命矣良醫爲言用白羊之血然後乃可見差云此
是難求之物也呼天叩地至誠感神白羊忽至乃爲
救病仍以回甦復延三日之命寔是竭力奉親天神
所以感應者也天命無奈奄遭不幸朝夕之奠哭泣
之哀極盡禮節又當內艱一遵禮制送終之節一如
前喪謁廟省楸老而靡懈交隣接友久而益敬又有
一弟而一尺之布分而服之一器之味分而共之此
亦孝源上做來也孝友之行學問之實如許卓異振
古所無也尚未蒙旌閭之 典極爲冤抑伏乞 丞

令該曹施以旌閭之 典亦爲白有臥乎所在義之
孝行實蹟若是卓異特施旌閭之 典恐合樹風之
政是白乎矣係于 恩典臣曹不敢擅便 上裁何
如光緒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同副承旨臣趙臣熙
次知 啓依廻 啓施行爲良如教事 判下教是
置旌門豎立時材木匠手依例自官舉行爲旂其子
孫家烟戶還上等諸般襍役一併蠲除是遣合行立
案者

旌閭碑記

旌閭表宅也使過者式觀者感豈非樹風勵俗之一
大懿典歟全州上舍金公在義以孝聞于 朝贈司
憲府監察加贈承政院左丞旨仍蒙棹楔之典其孝
行實蹟父病篤醫言白羊血可效公呼天叫地白羊
忽至用果湊效誠孝感所致也公之孫議官漢哲屬
余記實不獲辭述其槩爲之敬式于孝子金公之閭
歲甲辰新秋觀察使李容植識

跋

右詩文若表策等篇共百七十有七我王考東谷公所著也公平生孝友篤至事親修齊之外殆無暇日所孜孜一於誠敬而若其文章則皆得之行餘者也故其辭醇正不務雕飾爲悅親而從事舉業及賓庠以後遂甲管於場屋潛心六經研覃微奧千古得失之源百家汎濫之流斷之以先聖克復之心法紬繹而達之辭者無慮數十萬言且其觸物言志者亦充巾衍而不欲廣于世隨筆旋削子孫收拾其遺逸者不能什之一則是役也非公志也然由其學精而

東谷集卷五
所發者粹時人往往誦而珍之爲其子孫者可不壽
諸後哉先君子謀欲登梓墓工集事而際有匪燹繼
又早世遂不克焉不肖遷延是役至于今日豈敢謂
善繼哉嗚呼公之容觀言笑不肖從孩提時得覲乎
燕居之席申申天天者尚有留於視聽而先君子將
粹是書以手澤之存嚶咽不能讀今逐編繙校豈無
無窮之感填于肝膈是書一出公之平生所豁晦者
可以炳于世且後孫之瞻慕祖先也容音永闕而楹
書之傳想像其彷彿則校而刊之宜其益精刊而布
之欲其益廣而力絀不能才疎有失者不肖誠有不

得辭其罪云爾不肖孫漢哲謹跋

東谷集卷五

東谷集卷五

